

# 香港文學展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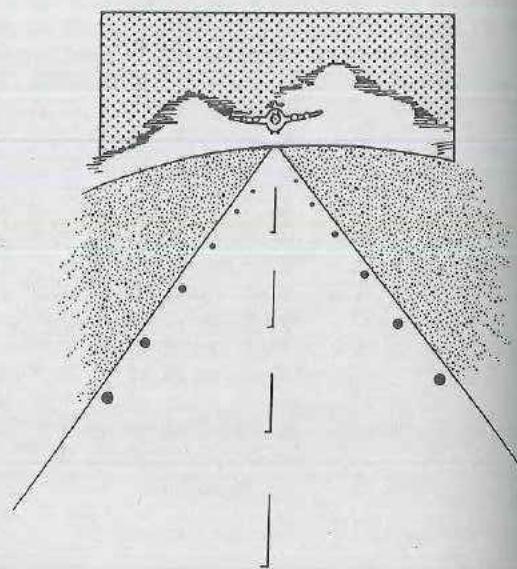
第六輯

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  
一九八八年度獲獎作品集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出版

# 迴航

游靜

一九八八年度「中文文學創作獎」散文組優異獎



。並活躍於演藝活動，曾參予「進念運動」、「東西遊戲」之演出。  
現為電影雙週刊《閱讀都市》編輯、電視台編劇及報刊專欄作者。



游靜，一九六六年生於香港。小學時期為聖方濟各英文小學高材生，後轉嘉諾撒聖瑪利書院。中學會考後轉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修讀預科。八八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修英文及比較文學，副修哲學及德文。曾遊學於大陸、台灣、美國等地。

大學期間一面任教夜校，一面從事寫作。

大二後獲怡和獎學金兩年，並開始於《年青人週報》、《快報》、《星島日報》撰寫專欄，其他文章散見於《號外》雜誌、《博益月刊》、《電影雙週刊》、《msquare》、《妍》等。

《迴航》其實有差不多三分之二是在飛機上寫的。那時候大概因為很久沒有開口說話了，所以寫作的慾念特別強烈。回港以後在市郊暫借的地方安頓下來，匆忙補拾了一些段落，情緒與語氣也淡化了。現在事隔半年後發現，當時到底把個人經歷中某一段心境的變化紀錄了下來。寫作，至少寫出了寫作的過程。箇中轉折，辯証地企圖以迴環往復解化纏又總是不盡如意的過程大概也隱隱約約地寫了出來。說得清楚說不清楚，一如所有文字的誕生，現在已經完全在我的掌握以外了。

#### 開始→終結

我矇矇朶朶，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睡過。上洗手間，途中問服務員：「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到香港？」「我一點也不知道哩。遲些會有人告訴你的。」早上在溫哥華轉機時誤了四小時，我的手錶還是三藩市時間，而我們現在，是在太平洋某個島嶼的上空嗎？過了那條線沒有？對於時間和空間，我一無所知了。

機艙內大部份人都睡了。我按了射燈，讀心。削柄的《旅舍紀錄》。一塊不規則的黑影疊上來。我抬頭，是前面椅背上搭着的一隻手。深褐色，有皮的地方就有摺紋，指甲剪得很深，指頭一顆顆圓圓的向下垂，一隻貼住另一隻，如果我不別轉頭，這隻與它的面部、身體、甚至另一隻手的關係突然中斷的手就霸佔我全部的視線。由它的顏色、形態我估計它跟我來自地球上相距不遠的地方。而且，在睡覺時會把一隻手高高搭在飛機椅的椅背上，以交代歲月的沉重和勞累的人，大抵都是來自海洋那片錯誤的角落。

我在椅背縫中瞥見印度的紗裙。  
長途飛行可以助你忘記一切嗎？我閉上眼。小時候第一次離家出走，我一直向前走，爬上山，類片——地方，與它的公園。  
彷彿現在我跟童年比跟我在十個小時前才離開的三藩市還接近。主觀與空間，再一次攜手，顛覆了時間不斷把一切整理成直線的力量。時間，在人們的忘與記中，苟延殘喘。

有一個捷克作家說極權統治植根於忘記，追民族忘記自己的歷史，只希望孩童單純嬉笑的世界。忘記的首要條件是單純，不惜一切掃蕩不怎樣單純的其他，前大晚上，我在（最）民主的國家美國（最）民主的城市三藩市看總統大選的報導，看到一個長達半小時的，由共和黨攝製的助選廣告。畫面映着總統候選人布殘坐在教室中領着成羣的孩童，把手掌虔誠地放在胸前，背景有輕音樂。

隨着畫面流過。接着是布殊與孩子在陽光遍灑的草地上奔走擁抱，這廣告沒有一個字提及候選人打算怎樣挽救美國目前對外繁榮的負債；打算怎樣緩和美蘇的僵持，軍備競賽的死局；怎樣解決民生物稅項、教育、種族歧視等問題，卻只有候選人在不同的背景下摟着挽着吻着人家或跑或站的孩子，笑得整塊臉上有皮的地方都摺起來。笑容，貫串了這個早過了中年的人和借來的孩子，卻也是笑容所產生的摺紋背叛了他與孩子無可挽回的鴻溝。

我的意思是，現世民主制的極致，依靠全民投票，而要贏取人民的支持，只能用跟極權統治一樣的策略。布殊一直說：「我的上任會為你們帶來一個更和善、更溫柔的國家。」他的攝影師用軟鏡頭說明了他的意思。他要他的人民回到繁榮和安定的童年，他自己也首先帶頭回去，但是他控制摺紋這件事情上出了差錯，也有人看見了。這就是美國還未能够成為一個極權國家的原因。

機艙燈熄了。螢光幕上放映「大」。這是一齣關於任意擾亂時間秩序的夢。

一個男孩子在遊樂園的命運角子機前許一個要長大的心願，他便真的長大了。但他不依時間的規律長大，也便沒有時間特有的重量。看來二十多歲，實際上還停留在孩子的單純中。後來他覺得大人的世界不好玩，他又挾持單純與童年的天空團聚。這是今年全美賣座冠軍的電影，反映每個人都在搜尋各種方法彌補那不可彌補的與無知團聚的欲望。

時間的知識具體見於記憶。是以我們都希望可以扼殺記憶，以逃脫時間的牽絆，智性的痛楚。而我們同時又嘲笑無知。我們渴望忘記。在這弔詭之間，我們睡覺、投票、看電視、與及成長。

我走的時候，以為可以尋求遺忘。我以為，即使我回來，也已經學成飛行的輕飄。跟所有一樣，我以為記憶於我太重，問題是，飛行本身也構成一種記憶。我發現，只要時間延續，記憶的重量將無盡，而且胡亂擺佈我們的感情。我們來，我們去，以為跨越了空間，卻永遠抹不去時間在我們內裡危險的累積，也抹不去我們在人類宏闊悠長的時間中的累積。我懷疑，不論時間，或者記憶，原來都是礙於我們的存在而存在。

**外**

機上服務員第三次叫我拍回膠案，上機以來，她便叫我不應把行李放在自己的椅下，要放在前面座位的椅下；說我的安全帶未免扣得太鬆，膠案總是拍下來無疑太危險，還經常問她不知道的時間。但我還是很喜歡她。上洗手間的時候，看見她在機尾面對所有的椅背，獨個兒在呷一膠杯的橙汁，看見我便笑說：「他們正在後台爭論分秒，你不要再問我好不好？」我也笑了。她終天活在不知時間和空間的角落，依樣泰然。

我一直追求，無論在任何的時間和空間，都泰然自若的生命。

「在加利福尼亞，實在很容易迷失，而且不知道迷失的是方向還是人。」

這裡豐碩多姿的物質文明，與得天獨厚的天然環境，很容易叫你早睡、早起、逛街度假、結婚生子；很容易叫你在陽光下含着微笑計劃平和安樂的一生。在我生長的地方，先天不足，甚麼都需要掙扎，實踐礙於主流的意識不見得比堅持主流的更艱難（瘋靡我這一代的小說，都是描述女性痛苦的掙扎，以達致最保守單純的理想）。而在這裡，你幾乎甚麼都不需要做，就可享受生命一切的歡愉。譬如說，對於我來說，大學教育；對政府決策投票的權利；同性戀解放運動；米和斯、約瑟夫·博洛斯基、法蘭·奧哈拉的詩與文集；來自印度、東歐、拉丁美洲的電影；墨西哥人的玩具；菜市場上各種與中文字無緣的豐腴的水果；三藩市北灘的咖啡座與古董店；柏克萊的舊書店與不怕人的松鼠；波菜磨菇雲腿梳芙厘；公路上的飛馳；金門橋與霧；撒地唱片全集……。

這張名單可以無日無之地繼續，名為「三藩市灣區最後的誘惑」。

我的意思是，你（只要）甚麼都不做（至多每年去紐約渡一次假），正如任何人一樣，你就可以跟任何人一樣歡愉。沒有比這更危險的了。

最有效的麻醉不是來自盲目的物質主義，而是垂手可得的，解決你各種需要的自由和充裕。不是智商的限制，不懂得，而是根本不需要知，與及由知帶來的掙扎和警醒。不是不懂得痛，而是根本不需痛。換句話說，我們不能追求無痛，追求一個洋溢自由、平等，愛的生存環境，而又同時厭惡麻醉，否則我們只是在跟自己過不去。我以為這是人類終極的悲劇，命定的失敗。

卻也是因為有必然的失敗，我們知道我們還是有贏少少的機會。贏蔑視平庸、學習醒覺，與痛苦糾纏的那少少。

由是總有人說：『「結局不重要，只有過程重要。」實際上過程愈認真，結局愈重要。但我們還是會（要）這樣說，因為結局早是定數，只有過程，尚提供挑戰的可能。』

我在微弱的燈下整理筆記。這段文字是我剛到加州的時候寫的，有年青一貫對命運的憎惡，和對生命的戀棧。是以也充滿盲點，本來只是開始，卻已無法繼續。為甚麼掙扎和警醒一定比平和安樂好？你如何知道生命的體現是在厭惡麻醉而不是在麻醉？生命不容許反覆比較，我們就分不清好壞。問題是，即使容許，我都會選擇不。不不不。你呢？

長途飛行真使人疲倦。

灰白的煙絲向上放着一條灰藍的幼線。筆直。很快就越過我視野的限制，沒入黑暗。

這樣靜，你肯定我們是在飛行嗎？

終結→開始→終結不終結

「現在我們要爭論的應該不單是那隻船入港對這城市是否有利，更重要的，是一些礙於私人經濟利益的問題。自列根上場後，美國的本土經濟在迅速軍事化。直接或間接地花在軍事建設上的資源已比七七年時加倍。為了擴展軍備競賽而被迫作出的非軍事犧牲（如縮減教育基金，加稅、削減工人福利及薪酬，軍人助長色情行業，鼓勵暴力合法化等）無可估計。兩所國會大樓對日漸控制社會經濟的軍事建設立場反覆不定，以致軍事競賽本身竟可以被裝飾成一項必須的經濟發展計劃。我以為內裡不無諷刺。而人民竟然被迫相信軍力擴張，作為一個國家未來（經濟）的希望，我想，也是這個國家的悲哀。」

這本來是當時對S草案的回應。S草案由前三藩市市長F提出，支持理由是拋磚引玉，以刺激三藩市經濟，受新三藩市市長A反對，指出拋出去的何止磚，如果引不回玉，豈不大出血乎！最後一如美國其他議案，供市民投票自決。草案內容是積極發展三藩市灣區五處海軍基地，添置戰艦和導彈，並迎接艦隊麥西里號駐港。這與三藩市居民二十年前反越戰反得要把全市的國旗捲入垃圾桶

燒掉，歌頌陽光和花，今天依然篤信即使最少數人的權利都應該跟任何人一樣受到尊重的精神是相左的。但在十一月八日總統大選日，市民投票，以大多數通過，贊成支持艦隊入港及附帶的軍事建設。同日，我也帶着這段文字上飛機，在概念上飛了兩天，它也再沒有發表的意義了。

我剛到加州與我離開加州時寫的文字如此不同。加州使人改變。但加州自己並沒有變。它一如人類的歷史，由於悠長遼闊，也就不能看見自己多了甚麼，少了甚麼。何況只是幾隻幾乎被人遺忘的十一船。這幾隻船，也不能不算可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人類突如其來的，多了許多種不同的殺人武器，多到無法安置。這隻曾經改變一大片海洋顏色的船，現在都有點無家可歸的淒涼。而三藩市，秉承它一向收留移民的傳統，便收留它了。會不會也有人這樣用文字來閱讀歷史？

回港後我從人住的島，搬到山住的島。第一晚黃昏乘船回家，船上很安靜，船艙有連綿的，輕微的抖動。我漸漸離開這著名的夜色了。而它之所以如斯華美，不過因為極度缺乏空間。我想，一切不完滿的善，與不完滿的惡，相互依傍，交織就成歷史。人們對社會的憤怒和顛覆，到頭來反而成了人們集體宣洩和麻醉的渠道，以更穩定歷史的韻律。對要改革或者容忍的人來說，改革或者容忍，也就是唯一的解脫。設法追求解脫，便是生命力量的體現。他們開發新大陸的時候，不都是存着阿卡地亞的夢嗎？然後一如寶山的畫，死神，也打這裡走過。現在在星球大戰中漫游，大概他都有點受寵若驚了。連他都不要這麼多。他低估了人類為了摧毀自己的，生命的力量。

船到坪洲了。原來船靠碼頭是先把自己朝前推進去，然後才度好位置，橫行泊岸的。身後有孩子的臉孔貼着窗，大嚷：「撞啦撞啦，爸爸，今次一定玩完啦。」船沒有撞，連渡頭旁的車軌都沒有碰到。他顯然有點失望。一蘿蔔死魚拖過甲板——原來也沒有死——在冰塊間彈上彈落。我想到有一次深夜，在三藩市地車站，一名黑人不斷朝着等車的人說：「我要死啦！我要死啦！」有人還以微笑；有人答：「生命很珍貴哩。」他慢慢爬下月台，坐在車軌上。地車服務員以揚聲器說：「沒有人想看着你死。老天，你先上來好不好？車要埋站了。」車到了，在黑人面前煞掣。他一動不動，只叫：「讓我死。」所有人都靜觀着，有人用手掩住口。揚聲器軟硬兼施。十分鐘後他慢慢爬起來，說：「不阻你們。」便乘電梯離去。大家上車。

這種事大概只會在美國這樣的社會才會以這樣的形式發生。

前年我在中國大陸旅行，對西安的破爛和沉靜特別有印象。它所經歷的，它的破爛，大概都與它的沉靜有關。我從幾個黑暗潮濕又滿佈壁畫的太子公主墓遊到武后無字的碑前，覺得史無前例的肌餓。同行的西安人把我帶回市集，看街邊的小吃。我瞪着一隻大木桶中盛着半滿的灰紫色黏黏的物體，人們一碗碗分來吃着。友人道，這叫「三合泥」。我目不轉睛，人吃泥，第一回見。他弄來一碗，熱騰騰的，讓我窩在手中。舔一口我就認得芋頭的香味了。在三藩市看着那個黑人，我突然很懷念那碗泥，與及那些圍圍圍在桶邊的，捧着碗大口大口吃着的，中國人。

我站在露台上，看着遙遠的船慢慢靠岸。角度傾斜，使我不能看見它如何橫橫泊過去。大概它今次也不會撞，不會「玩完」。天很低，見不到我們習慣見到的，雲聚散的姿態，只因為實在太多太多雲了。光線暗下來才知道是黃昏。也沒有紅，只有遙遠的紫。甲板剛下，乘客就搶閘，湧到巴士站，大概都是趕回家吃晚飯。我不餓，只是想獨個兒在這裡多站一會。下次要記住帶一張椅上來，要四隻腳高一些的。

### 評語

梁錫華

錯字、別扭怪字、不當的方言詞以及少數西而不化的句子是篇內明顯的弱點，這種種似乎是行文草率之過。但無論如何，瑕不掩瑜。段落處處，才思閃爍，智力生輝。作者敘述旅途的所見、所感與所思，頭腦和筆觸，都着意創新，要在文字和思想領域內尋幽探勝，不時兼搜奇納異。上述優點，都有可觀可讀之處。

## 詩組優勝作品

